

国内首部以驾校学车为题材的长篇小说



学车记

海 诚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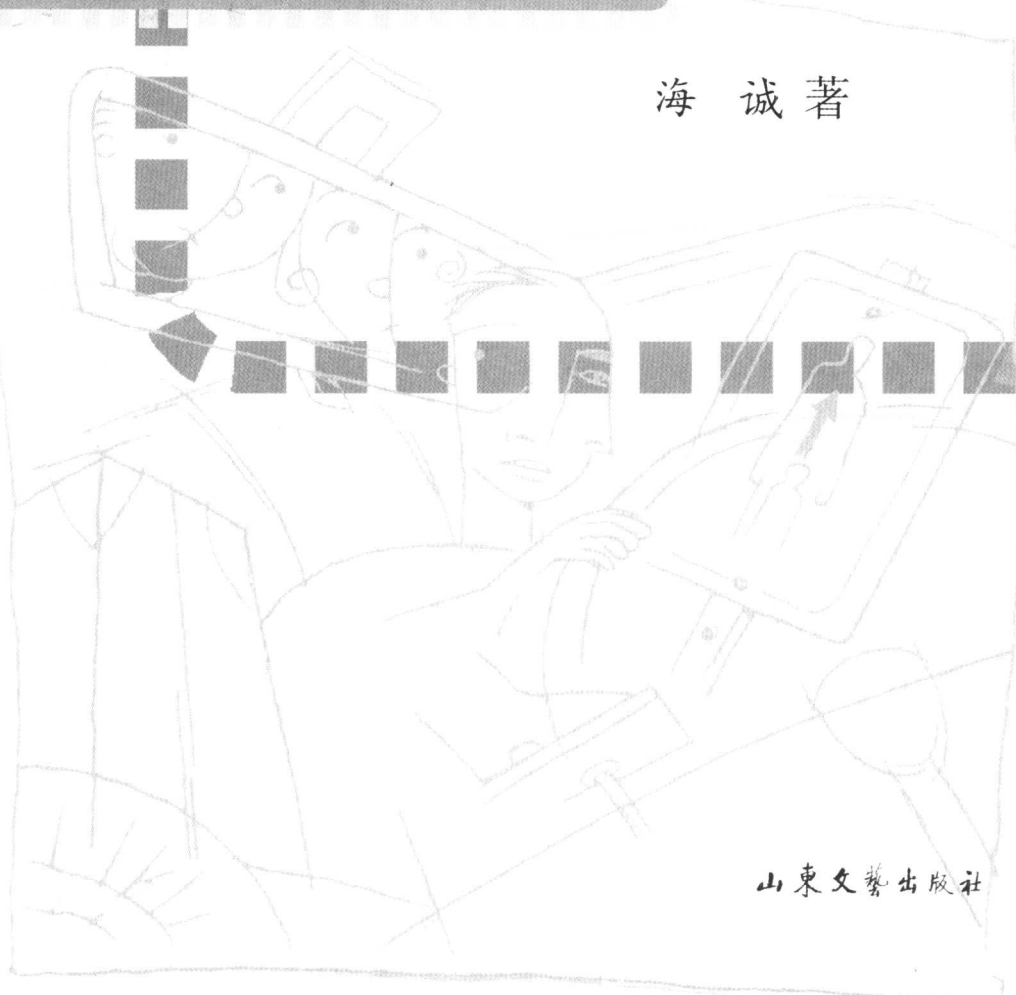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学车记

海 诚 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学车记 / 海诚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6.1
ISBN 7-5329-2519-6

I. 学… II. 海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6044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/ 965 × 1270 毫米 1/32
印张 / 9.375 插页 / 15 千字 / 258
定 价 25.00 元

去年八九月间的学车经历,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人生体验,劳累、委屈、快乐像咖啡和糖搅在一起。我留恋那些炎热晴朗间或刮风下雨的日子,留恋郊外公路上车挂五挡后自由飞翔的感觉。我时常忆起师兄妹间相互切磋相互鼓励的情景,并将永远珍藏那份亲密而纯洁的情谊。

真心希望这个糅合了我自身体验、艺术化了的故事,能让已拿驾照的朋友重温驾校生活,发出会心一笑;亦使初学车或准备学车的朋友有个预习——没准儿能获得某些启发和帮助呢!

——作者

目 录

- 1 清晨的静雅丽人 (1)
- 2 漂亮师妹 (4)
- 3 宣誓 (8)
- 4 教你如何跑8字 (13)
- 5 给我三个理由 (16)
- 6 神秘电话 (22)
- 7 山庄秀色 (27)
- 8 最后的云雨 (31)
- 9 联系私家侦探 (36)
- 10 练桩先练扎翅儿 (40)
- 11 坐轮椅的父亲 (46)
- 12 梁总归来 (49)
- 13 倒桩“返潮” (52)
- 14 夏末的忧伤 (56)
- 15 再接神秘电话 (62)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16 琴声忆童年 (66) | 44 “皇宫”暮雨 (207) |
| 17 无题 (70) | 45 突发事件 (214) |
| 18 气得教练把湖跳 (74) | 46 换教练了 (218) |
| 19 烧烤摊夜话 (79) | 47 老检察官的遗愿 (222) |
| 20 咖啡加糖 (83) | 48 多情的风 (229) |
| 21 此情可待五月花 (88) | 49 救赎的代价 (232) |
| 22 暗访红金成猎手 (95) | 50 四个女人 (240) |
| 23 上坡起步 (101) | 51 路考宝典 (245) |
| 24 避风塘玉人怨艾 (105) | 52 考试 (249) |
| 25 优秀三陪 (111) | 53 怀念那朵小黄花 (254) |
| 26 暗算 (116) | 54 离别 (257) |
| 27 花儿开在脏土上 (121) | 55 聚会 (261) |
| 28 人生如戏天天演 (127) | 56 劫持 (267) |
| 29 偷情 (131) | 57 险胜 (273) |
| 30 捉奸 (136) | 58 湖畔怡情 (282) |
| 31 交易 (141) | 59 梦幻 (288) |
| 32 侧方停车 (146) | 尾阙 清晨的米静雅 (294) |
| 33 忏悔 (151) | |
| 34 恶心 (157) | |
| 35 文字接龙 (161) | |
| 36 香车美女热闹看 (165) | |
| 37 浴室歌声 (170) | |
| 38 崔大师细说卦象 (176) | |
| 39 佳丽出征 (181) | |
| 40 目击者语 (185) | |
| 41 月夜飙车 (193) | |
| 42 有惊无险 (197) | |
| 43 办公室之恋 (201) | |



1

清晨的静雅丽人

清晨六点半，手机上的闹钟启动，活像夹了脚的小耗子，吱吱地叫个不停。我从梦中惊醒，两眼瞪得酒盅儿似的，一时还不想动。静雅丽人迷迷瞪瞪地嘟噜着，这么早，讨厌！我折身坐起，摸索着开了台灯，把还颤动尖叫的手机关了，拍拍她百合般柔嫩丰满的屁股说：

“好啦，小懒虫，该起床啦。”

静雅丽人扭一下腰身，还是赖着不动弹。她的小睡衣都缩到肚子上去了，前弓后蹬的玉腿性感诱人。我把她睡衣往下拉，丝绸滑动的感觉和随之传递的肉体温香，让我柔情丛生。我吻一下她的肩。她立即睁开眼，冲我笑了：

“干吗起这么早？”

我皱了皱眉头。女人大都是这样——不管是容貌平庸的，还是小模样不错让你瞅着优雅俏丽、风情万种便想象她有多美好的，只要是

她们一张嘴儿，就让自己大打折扣。

“你脑子进水了？昨晚不是说过今儿我要早起吗？”

“早起干吗？”她也坐起来。睡衣左侧的小吊带滑到胳膊上，露出半个活泼泼的乳房。

“真傻还是装傻？”我心里有事，抵抗住她的诱惑，跳下床，去卫生间。要出卧室门时，又回头：

“限你十分钟，把自己拾掇得能够参加紧急集合！”

“是，长官！”静雅丽人撅起嘴，无奈道。

我用最快的速度洗脸刷牙。“喂，梳子呢？”我大声问。盥洗台上堆着她的洗面奶眼霜面膜之类的瓶瓶罐罐。哪怕只过一晚上，她也弄得跟搬家似的。

“你找找呀！”

我在台子上翻腾，终于从她团成一团的小背心下找到了昨夜她洗头弄湿的梳子。

我俩是网友，三个多月前在某聊天室碰上了，聊得相当投机。用她的话说，有找到“组织”的感觉。既然都不怕“见光死”，见一面便是自然的了。估计双方出发前都作了最坏的打算，见面后的收获反而令人惊喜。从此便成了定势：每周五晚上见一次，先去餐馆吃饭，而后跟我来过夜。她中等身材，不胖不瘦，瓜子儿脸，有一双细长明亮的眼睛，和我当年的未婚妻一样。可你千万别拿她当美女。实话实说，她的温柔指数偏高，而漂亮指数偏低。

对着镜子，我简单梳了梳头。下眼睑有点儿浮肿。一根坚硬的白发从黑发丛中支棱出来，我小心地剔掉了它。我摸摸镜子里那人的脸，心情复杂。时光如梭，该男士已三十六岁，生理正常，需要女人。可你爱与你同床共枕的女孩吗？

他不知道，或说不清。我有点儿厌恶这人了。正想朝他泼一把水，打着呵欠、鬓发凌乱的静雅丽人映入镜面。她从背后搂着我，头发蹭得我脖子直痒，像沾了石棉丝：

“你再这样子对我，我就不来了！”



“正好。我正要跟你说，咱们不要再见了——至少一个月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这狠心狼！”

“我要学车，得早起早睡。懂吗？”

我去餐厅胡乱喝了杯奶，嚼了几片饼干。见静雅丽人坐在沙发上不动，问她吃不吃。她说不吃，她要减肥，说着抓起化妆包开门走了。我装备好下楼，见她已把小奥拓轰隆隆发动起来。这车据她说才上手三年，可她毛手毛脚地撞过好几回了，最终弄得动静像拖拉机。

我想上“拖拉机”让她捎我一段路，再打车去宏达驾校。过去她常捎我，有时高兴了，还送我去报社上班呢！想不到这回没等我靠近车门，小奥拓就往前一冲，跑了。

“喂，喂，你的钱包落下了！”我冲着车屁股叫。

“送你买创可贴吧！”她击壁球似的反弹出一句。车轰地加速，驶向小区大门。

2

漂亮师妹



路上不是太堵车，我打的抢在八点之前来到宏达驾校第五分校训练场。顺便说一句，宏达是省城信誉最好的正规驾校之一；尤其五分校，上过报纸电视，口碑不错。看看计价器，十九元，再加上燃油加价，给了司机一张二十元的米黄色纸币。一边付费一边心疼，算计着以后要是每天打的，成本太高了；还是改乘公交车吧！坏处是会挤一身臭汗，好处当然是可以多几个美女。夏季嘛！不过又要早起半小时了。看来打发走静雅丽人的决策，像允许大学生在校结婚的规定一样英明——都是为了促进学习。

在训练场的东南角，寻着车号为学字386号的皮卡车。见一个大学生的模样的女孩和一个瘦老头正在擦车。近处梧桐树下，有位穿驾校制服戴墨镜的中年男人，跟一个胖子面对面坐在小马扎上，吞云吐雾。我过去问中年人：“请问是段教练吗？”



“你是……？”

我掏出学员证。他接过去看了看，黑脸上挤出一丝笑：“哦，报社记者。欢迎，欢迎！”

那胖子也朝我笑：“咱们是同学了。我叫葛咏，画报社的。”

“葛主任。”段教练补充。

“副的，副的。”葛胖子纠正。

“乔东，《天天晚报》。”我自我介绍。

“你就是乔东啊，整天价在报上见你的名字！”胖子笑眯眯地起身摸出一盒云烟，让我抽。见我摆手，道：“记者怎么能不是烟民呢？”

“我烟很少。上午不抽，好让肺多吸收点新鲜空气。”

“这习惯好！”葛咏拍拍我的肩夸赞，又呵呵笑。他可真胖，一笑起来，冬瓜似的肚腩也在颤动。

“学车至少要一个月呢，你还有什么采访任务吗？”段教练突然问。我瞅了他一眼。我无法透过墨镜看清他的神情。

“没了，我的版面有人替我跑，替我做。”我回答，感觉教练话里有话。

出现了片刻的沉默。我不喜欢沉默。说真的，我也不喜欢段教练那副阴郁的脸。我说我也去擦车吧，就离开了。车快擦完了，我执意从瘦老头手里要过湿抹布，擦车轱辘。三个人聊了起来，得知女孩子罗佳在省经济学院读书，开学就大四了；老者姓高，是一位路桥工程师，前不久才退休。

八点整，教练过来了，说，行了，不用擦了。我们收起了抹布和水桶。教练上车坐在驾驶座上，车门都敞开，好让学员观察他。第一课是熟悉挡位：

“都看着啊，左脚把离合踩到底，换一档。要点是先向左推，到推不动，再向前推到位……”

他做了两遍示范，就让我们轮流上去练习换挡。一人十分钟。本着尊老的原则，我们让高工先上了车。别看人家年过花甲了，手脚并不老，虽说频率慢点，可一下下挺像那么回事。然后本着女士优先的

原则，让罗佳上。罗佳这孩子挺懂事的，上车前还说了声：“谢谢。乔老师真好！”葛胖子不乐意了，嚷着：“还有我呢！”罗佳只笑，就不谢他。

最后葛咏上车时，出了点问题：他沉重地挤进车，肚子立即卡在了方向盘和座位之间，动弹不得。于是赶紧往后调座位。结果调大了点，脚又够不着踩离合了。我们三个起初都只顾乐，段教练在树下吼了声：“帮帮他！”高工从右侧上了车帮他弄座位，我和罗佳也给他支招儿。罗佳的主意最好：让我帮葛咏使劲儿勒腰带，把大肚冬瓜变成细腰茄子。我立即照办。葛咏大叫：

“哥们，手下留情。我都喘不过气来了！”

正忙乎着，忽听身后有个女子咯咯儿笑。那笑声清脆悦耳，宛如微风中丁东摇响的风铃。我拍拍葛咏的肚子说，好了，哥们，转过身来。就像某饼干广告上一样，只见一位年轻女子飘然而至：她身材高挑，长发飘逸，一双大眼睛漾着阳光般的微笑；她一反常见的小女人的奶白，浅咖啡色的皮肤正应合当今时尚；几分性感，几分优雅，几分羞涩，被造人的女娲打碎，恰好地揉捏在一起，给人一种如浴海风、秀丽清爽的感觉。老天保佑，但愿她也是来学车的！

我正胡思乱想着，女孩子已大大方方伸出手来：

“你好，师哥！我叫孟嘉园。”

这是我与嘉园的第一次见面。当我握住她纤巧的手时，蓦然感觉到一种微妙的颤动，从指尖出发，如加足马力的保时捷跑车，急赴心房。

葛胖子练完，嘉园上了车。教练指点了她一会儿，下车了。鬼使神差似的，我从树下溜过去，看她练换挡。虽说只提前学了四十分钟，但我天资聪颖，自认为指点嘉园还是绰绰有余的。

“教练说了，换挡之间，手要抓一下方向盘，不要一直握着挡杆。”我提醒道。

她从洞开的车窗瞥我一眼，阳光下我脸上不停地冒着碎汗。“上来吧，副教练！”





我坐在她身边，闻到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淡雅的香水味儿。她高耸的鼻梁，圆润的下巴，小巧丰满的胸……一路勾勒出优美的曲线。我正欣赏着她的美丽侧影，听见她小声说：“二挡不好挂。”

“你这样，”我利用工作之便，抓住她握挡把的手，“先往中间来一点，到空挡位置，再向左向下。对，再来一遍。”

她瞟了我一眼，有感激和一种不可言传的意味。我笑笑，松了她手，而温玉般润滑的感觉久久不肯散去。嘉园手脚配合得越来越熟练，从一挡换到五挡，再减挡退回到一挡。起初还瞟一眼挡位，再后就不需要看了。

十分钟一眨眼就过去了，高工出现在车门旁。下车后，我夸嘉园：“你学得挺快！”

“是你教得好嘛！”她眼里满是笑意。

“明天换双鞋吧。”瞅着亭亭玉立的嘉园，我建议。

“干吗要换鞋？”她调皮地反问。

“鞋跟超过四公分了。”

“教练刚才一上车就训我了，嫌鞋跟儿高。”她笑，又夸我交规学得好。

在车外站了几分钟，就感觉到太阳火炉般的威力。两人躲到树下。嘉园见我没带水，从印着莲花超市的塑料袋里摸出一瓶矿泉水，递给我。我说，不，你喝吧。我去买。

嘉园说她还有一瓶，我也就接受了。看到她喝水时扬起的健美的脖颈，一头黑发覆带草般向后坠下，感觉她特有女人味儿。

3

宣誓



大约十点钟，一辆别克君威把这期最后一位学员送来了。那是一个约三十岁的艳丽女人，无袖碎花上装卡腰贴身，V字领直达令人目眩的胸沟，配一条红宝石坠儿的金项链，下着香槟色真丝及膝连衣裙，裸露着白得一塌糊涂的秀腿。由于化妆品的普及，现今白嫩的皮肤并不稀罕了，可人家白得出类拔萃：不像松垮的雪，而似紧密的玉。看到她，现代汉语顿时显得无能为力，只好借用古语中的“凝脂”形容一把了。陪她下车的还有一个穿鳄鱼T恤戴大钻戒的老男人。嘉园看来认识他们，上前打招呼：

“华总，陈姐，你们来了。”

我瞧见华总冷淡地跟嘉园点点头，回了声“来了”。那位夫人只向嘉园笑笑，没吱声儿。两人去见教练了。我感觉华总的表情过于严肃了。抬眼望去，那女人拿出学员证交给教练，华总塞给了教练一条



中华烟，大声道：“我打听这学校数你教得最好，就把人送来了。多关照啊！”教练脸上难得地露出微笑：

“放心吧！只要你夫人肯下功夫，一准能顺利过关拿证儿！”

我无意间转头，发觉葛咏瞅华总的神态有点儿特别：目光冷冷的，嘴角带一缕轻蔑。莫非胖子有仇富心理？

别克轿车像条华贵的黑鱼在阳光的海洋里游走了。教练在车头前拍拍手：“过来，大家集合一下。”众人围拢过去。只听教练说：“这期学员全部到齐了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段，段永杰。大伙儿来，就是为了学车拿本儿的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，跟我宣个誓吧。”从车上他的布挎包里摸出一个记事本儿，翻了翻，找到所需内容，说：“去年这时候我教过一个作家，他帮我转的。下面站好了，我念一句，请大家跟一句。——大点声啊！”

新来的少妇和胖子葛咏想笑来着，叫教练一瞪眼，都憋回去了。六个人在车前站成一排，像新党员宣誓那样，举起右拳，跟着段教练蹩脚的普通话念：

“我是386号教练车本期学员。现郑重宣誓：我要刻苦学习，认真训练；热爱生活，尊重生命；努力成为合格司机，坚决不做马路杀手！”

起初我觉得挺滑稽的，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套！余光一瞥，近处教练车的学员们正冲这边指指点点的，准是在笑话我们。不过，当大声念到“热爱生活，尊重生命”时，心头不由自主地有一种庄严感冉冉上升。

宣过誓，少妇跟教练上车了。胖子抽了抽鼻孔，小声道：“天哪，这女人抹了些什么，香死人了！”嘉园嘴角溢出一缕鄙夷的笑。我意味深长地看看她。

“怎么了，那么怪怪地看人？”

“看来你认识那两口子。”

“华总是我原来的老板。”

“那你现在做什么？”

“下岗待业啊！”她笑嘻嘻的。

“鬼才信。”我也笑。“不过，华总的表演过火了——刚下车时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仿佛向老婆表示，你瞧，我看别的美女像看动植物，我只爱你一个！”

“臭记者，眼真毒！”她嗔我。我呵呵笑起来。忽听段教练扶着车门喊：“乔东，过来。”

我跑过去。原来教练要上厕所，指派我坐在副驾驶座上，临时辅导华总的夫人。

那女子对我歪头一笑：“大记者，你好！”看来教练向她介绍我了。“我叫陈娇。”

陈娇笑起来很生动，眉目间闪烁着一种风情，也难怪能够傍上大款。说实话，我不喜欢这种女人，内心里总觉得她们“贱”。但陈娇毕竟是一起学车的同学，我得暂时把厌恶收起来。

“教练跟你说要领了吗？”

“说了，帅哥。你再说一遍好吗，我脑子笨。”

“别叫我帅哥。”我心虚地看看后视镜，幸好嘉园还远在梧桐树下。“想叫，就叫师哥吧。”陈娇瞟我一眼：“好吧。”脸竟然有点儿红了。

天哪，她还会脸红！我忽然觉得对于傍大款的女子也应区别对待，其实陈娇还是有她可爱之处的。开始练习了，她把左脚踩下去，然后手摇着挡杆儿乱推：

“怎么挂不上？”

“踩到底了吗，离合？”

“怎么算到底？都踩不动了。”

我只好把头低下去，首先看到的是她短裙下光洁的膝盖和秀腿。一团迷香像被捅了蜂窝的马蜂儿轰地涌出，我差点儿晕了。幸好时间极短。我急忙坐直，发愁地叹了口气：

“老天，你踩的是刹车！”





陈娇笑得花枝乱颤。

“师妹，明天别忘了换衣裳。弄得俺心神不安的，怎么教你！”

“好，听师哥的。”陈娇这回踩对机关了，小手一推，从二挡直接换成五挡。

尽管快立秋了，天还是热。陈娇下车后，鬓发汗津津的，问嘉园哪儿有卖水的。嘉园指指训练场对面的一排楼房，说小卖店有。陈娇很平淡地说，那你去给我买几瓶吧。像是吩咐自己家的小保姆，从手里摸出一张百元的红票子，小旗儿似的在嘉园面前晃。我瞅嘉园，看她会怎样对付陈娇。没想到嘉园一点儿也没想反击，而是大度地接过钱。

“我要‘尖叫’，最好是冰的。”陈娇交代说。“‘激活’也凑合。”

想想在八月的骄阳下，来回穿过辽阔的训练场是什么滋味。我真舍不得让嘉园再加深她可爱的芙蓉花般的肤色，于是接口道：“我也正想去买水呢，给你们捎来吧？”又冲陈娇笑道：“干脆多买几瓶，算请大伙儿客吧！”

“好，好啊！”陈娇一怔，有点儿尴尬地笑了。看来她既不想给大家留下小气的印象，也不好得罪我，毕竟刚刚我还教过她。“那——那就辛苦你了。”

罗佳用她的手机掌握时间，十分钟一换人。我注意到她的手机是一部四年前问世的诺基亚 3210。一不小心，手机掉地上皮球似的蹦了两蹦，她捡起来接着用，什么事儿没有。看来过时的手机和农村媳妇一样，时髦是不时髦，但不娇气，抗摔打，耐用。六个人轮流练，转眼间便到了中午。我和嘉园吃完少油缺料的盒饭，不约而同一起出了驾校餐厅。我问嘉园，陈娇干吗朝她颐指气使的，为什么不当众杀杀她的威风？她笑笑说，我是看在华总面上，不跟她一般见识。我猜测道：

“是不是因为妒忌啊？你又漂亮，又气质不凡。”

她扫我一眼：“俗！还记者呢！”

“你真的很美！我没旁的意思，只是实话实说。”